



JOURNAL OF A SOLITUDE

美国著名女作家梅·萨藤日记书系

主编 / 杨国华

独居日记

人类精神的探索者

May Sarton

[美] 梅·萨藤 著

杨国华 译

只
立
山

·
·
·

北

人类精神的探索者

美国著名女作家梅·萨藤日记书系

主编 / 杨国华

独居日记

May Sarton

[美] 梅·萨藤 著
杨国华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2000—011

© Norton 1973

© 1973 by May Sarton

© 2001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居日记/(美)梅·萨藤著,杨国华译.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1. 1

ISBN 7 - 5317 - 1335 - 7

I. 独… II. ①梅…②杨… III. 日记 - 作品集 - 美国 - 现代 IV. I712.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3101 号

美国著名女作家梅·萨藤日记书系

主编:杨国华

独居日记

Duju Riji

作 者 / (美)梅·萨藤

译 者 / 杨国华

责任编辑 / 梁春芳 李相铃

封面设计 / 安 璐 张 骏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6.375

插 页 / 2

字 数 / 120 千

版 次 /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5 000

定 价 / 9.80 元

书 号 / ISBN 7 - 5317 - 1335 - 7/1 · 1371

梅·萨藤——

人类精神的探索者

杨国华

梅·萨藤一九一二年五月三日出生在比利时沃德尔哥摩。一九一六年随父母到美国。梅·萨藤是美国颇有声誉的日记体作家、小说家和诗人。一生写作勤奋，硕果累累，创作了二十多本小说、二十五本诗集和日记。在她创作的二十多本小说中，受到评论界好评的有：《祖父的出生》（一九五七），《小屋》（一九六一），《斯蒂文斯夫人听到美人鱼在歌唱》（一九六五），《爱之种种》（一九七〇），以及《今日留恋》（一九七三）。她的小说着重刻画集优缺点于一身、具有发展潜力、追随自己意志而生活的人物。在不同体裁的创作中，梅·萨藤认为自己首先是位诗人。她的诗歌内容涉及广泛，形式多样，主题多是反应大自然，尤其是园艺种植，如痴如醉的爱情，失恋后的痛苦，永恒的进展变迁，对音乐艺术的倾心以及心灵对沉默孤独的需求。除了写诗和创作小说外，她的非小说创作在美国文学领域里卓有成效，尤其是她的日记文学作品颇为引人瞩目，也正是因为她的日记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她在美国文学史中享有杰出的日记体作家的美誉。梅·萨藤于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五号在缅因州约

克她的住所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在梅·萨藤前半生的创作生涯中，她的作品富有深刻的精神内涵的一面没有受到评论界的重视，而却在读者中引起极大反响。她在早期创作中曾写过一部有关同性恋的小说《斯蒂文斯夫人听到美人鱼在歌唱》，因而被贴上了女权主义、同性恋的标签，这使她深感遗憾。她自己曾说，同性恋部分在她的作品中是微不足道的，她愿意让人们把她看做是一个多面性作家，她的绝大多数作品着重于人类共有的婚姻家庭生活方面。然而这部小说却是她创作生涯的转折点，妇女杂志以及后来的妇女出版界对她的作品予以极高的赞誉。随着越来越多的读者逐渐对她的作品表示出青睐，尤其是她的日记体文学作品问世后，她开始重新受到舆论界的重视。《纽约时报》称梅·萨藤为美国文学艺术领域中性格独立不羁、坚韧不拔的人物。《华盛顿邮报》称赞她是位创作成果显著、主张男女平等的女性同性恋作家。然而毫无疑问，在所有这一切中，她首先是一位思想深沉的诗人，为了自己的艺术创作，她宁可放弃世人所重视的一切。对她来说，艺术创作是她的生命。从她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十四行诗到一九九四年的最后一部日记作品，无一不包含着美丽的鲜花、广袤的天空、辽阔的大海。她自始至终对自己、对人类充满信心，一直到她去世。

一九九七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英文系教授玛格特·皮特撰写出版了有关梅·萨藤的生平传记——《梅·萨藤》，受到舆论界好评。美国诺顿出版社认为这

本书深刻地揭示出了一位美国文学家的创作及生活历程。梅·萨藤对成千上万的美国读者影响巨大，除了她的小说、诗歌对社会有影响外，最为重要的是她的生活以及她对这生活的记载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图书评论界称《梅·萨藤》一书杰出地描述了一位美国主要文学人物的一生。

梅·萨藤的作品尤其受到广大女性的欢迎。新闻出版界称她为最受欢迎的女作家之一。在七十年代时，曾有一部电影介绍她在海边居住生活的情景以及她的生平。随着她的声誉在美国与日俱增，九十年代中，有关她的作品选集以及对她作品的评论相继出版。梅·萨藤在美国文学大奖中曾多次被提名。她的诗歌曾获诗歌杂志一九九三年利文森诗歌奖。其他作品相继获金玫瑰文学创作奖、布兰德纪念奖、雷诺兹抒情作品奖。

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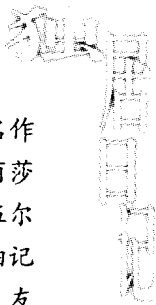
尽管梅·萨藤写诗创作小说，但最受美国读者欢迎的是她细腻抒情、描写自己生活的日记作品。其中《独居日记》经久不衰，一直是她最畅销的书之一，为此她在美国享有著名日记体作家的美誉。她的书多数是由美国纽约诺顿出版社出版，诺顿出版社对她是这样评价的：梅·萨藤是妇女们最好的朋友，她的日记被公认为是文学体裁中最富有代表性的作品。尽管日记包罗万象，涉及对日常生活、隐居、痛苦、疾病、欢乐等各个方面，但无疑梅·萨藤在记载描述这些现象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她生活明智，文学创作语言精辟，许多语句本身含有丰富的哲理和内涵，令人深思遐想，为此经常被人们广泛地引用。

美国另一家出版公司一九九七年称她的日记作品是当代日记文学作品中的佼佼者。她共有九部日记作品，每一部均受到读者的欢迎。一九七三年她的系列日记中的第一部《独居日记》出版后使她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尤其受广大女性的欢迎。这部日记的出版标志着她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使她日益享有盛名。目前她的日记作品成了许多院校研究美国妇女作家作品课程中的主要课题。一位美国评论家说道，梅·萨藤日记作品为她打开了拥有广泛读者的大门，对成千上万主张妇女平等的人们起了重大的影响。她的日记作品的出版是当代妇女自传文学的转折点。她的日记作品受到了美国成千上万读者的欢迎喜爱，正如她在日记中所记载的“每天都收到爱好者的来信，书桌上的信件堆得满满的”。

004

梅·萨藤去世后，美国许多妇女组织团体均采用她的日记作为自我成长、自我完善课题的讲义。今天在美国设有萨藤学术奖学金，以鼓励有才华的年轻人从事文学创作。

梅·萨藤日记作品风格细腻抒情，生动地描绘出一位女作家的丰富情感和复杂的心理，读她的日记会使人对日常生活有一种新的认识。她的日记富有创意，在描写大自然、爱情、动物、老年心理状态方面无与伦比。在她创作生涯进入比较顺利的阶段，她选择了独居，先是在纳尔逊过隐居生活，专心写作，继而搬到海边，写作、从事园艺、沉思、倾听大自然的天籁与自己的心灵对话。她以日记形式细腻地描绘周围的大自然、天气、邻居朋友、家务事、动物的可爱、人生的悲欢离合、生命的衰



老退化等。在日记中她经常不断地追述她和世界著名作家的友谊往来，其中有著名文学家以及知名人士伊丽莎白·鲍恩，赫胥黎夫妇，路易丝·博根，弗吉尼亚·伍尔夫，穆丽尔·拉克瑟等。除此之外，每一本日记都详细记载了作为一个女作家对日常生活、心理矛盾、死亡、友谊、孤独以及人际关系等的体验和思考。在这次出版的她的四本日记中，读者可以窥见到她所有日记作品的独特风格和丰富内涵。

《独居日记》记载了梅·萨藤从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住在新罕布什尔州纳尔逊的隐居生活。书中极为坦率地记述了作家在这段困惑时期里表现出的脆弱及她多方面具有魅力的个性。阅读本书你会觉得作家在和你谈论她的失恋、发脾气、恼怒等。她经常不断地记下每天生活的琐事细节：天气、邻居朋友来访、家务事、买东西、写作外的社会活动（诗歌朗诵、演讲）以及她对政局的看法等等。此外读者同样也会被作家对大自然的热爱及对动物所表示出的真诚关切之心所感动，会被她优美地描绘出的多变的四季景致所陶醉。

《海边小屋》记载了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期间梅·萨藤搬到美国缅因州约克后的日常生活。海边小屋是她梦寐以求的理想居所。置身于绿色的田野里、广阔的大海边以及蔚蓝的天空下，她感到这段生活是她记忆中最幸福的。在日记中她细腻地描绘了她住宅周围美丽的景致，同时也详细地记载了她内心世界的活动：朋友接连去世的阴影笼罩在她心头，疾病的折磨，对衰老有时显示出的恐惧以及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对她的影

响。然而，她并没有局限于这些方面，她更多的是记载独居生活带给她的充实的内涵，这充实的内涵使她重新点燃了创作的激情。这本日记是继她的《独居日记》之后的又一本力作。

《过去的痛》描写了梅·萨藤失恋后在缅因州约克一年的独居生活，以坦率、质朴的语言对内与外的双重困境进行了极为真实、感人的描述，表现出作者极具魅力的个性。她写作此书的目的之一，在于使自己摆脱情感压抑的折磨，她探索了痛苦的起源，孤独的境界和自然之美，也披露了作为诗人和作家那创造性劳动的内在奥秘与风险。她认为，经历人际关系不适带来的痛苦，是自我成长的惟一契机。她对园艺生活的热爱，对动物的关切之情，对老年、社会时尚、友情、个人完美的认识，展示出一个丰富、真实的人格世界。当我们随作者走完创伤愈合的全过程，我们的精神也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梦里晴空》是梅·萨藤七十五岁时的一本日记。作为小说家、随笔作家和诗人，她的文学生涯在这一年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复活——一代新人，尤其是妇女，发现了她的作品，有鉴赏力的读者群不断扩大。她盼望着一个美好的、建设性的未来。就在这时，一次中风无情地袭击了她。她不能写作也无法从事喜爱的园艺，她与痛苦、孤独和压抑搏斗着。这本日记便是她争取健康与自理的记录。在日记中她以近乎残酷的诚实回顾了她早年的移民生活和儿童时代经历的困苦，重新思考了她与过去的关系，探索了经历漫长的旅程回到本真自我的过程，其中生理的脆弱和创造的艰难结合而生的强烈痛苦

让人触目惊心。

梅·萨藤的作品真诚坦率，她敢于袒露自己的内心，她的同性恋经历，她成长奋斗中种种的痛苦、失意与狂喜。她对自己内心的正视有时令读者畏惧，她的坦诚也迫使读者面对自己，剖析自己，从而达到对人性的新的理解。日记中她也随时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写作过程的心理状态。她把写作当做自我支撑的一种方式，写作使她面对自我。

梅·萨藤于其他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她经常描写作家自己的老年生活，而绝大多数的日记作家均是记载他们青壮年的生活历程，很少提到他们老年阶段的生活，这一点是她日记作品的独特之处，也是她的日记作品在今天成为很多大专院校研究妇女作家作品的课题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她去世后，她的声誉与日俱增，她的作品仍然在出版，日记作品更是需求不断。在她晚年评论界开始给予她极高的评价。梅·萨藤在美国文学史上赢得了她应有的地位，被誉为人类精神的探索者。



梅·萨藤(May Sarton,1912~1995)生于比利时的沃德尔哥摩。1916年梅·萨藤一家移民美国。1929年梅·萨藤毕业于剑桥中学和拉丁学校,同时开始写诗。17岁时她的系列十四行诗发表在著名的《诗刊》上。

梅·萨藤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小说家、诗人和日记作家。她一生创作了50多部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日记、儿童文学和论文。1973年她的《独居日记》出版后,至今畅销不衰。从此,这一体裁成了梅·萨藤写作中的重要部分,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经常出版梅·萨藤作品的妇女出版社称她为“关于创造性、爱和老年无与伦比的作家”。1997年出版的《梅·萨藤传》称她为“已被事实证明了的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女作家”。她曾在多所大学教授过诗歌,包括韦尔斯利大学和哈佛大学,并拥有17个荣誉博士学位,被誉为人类精神的探索者。



杨国华，出生于中国山西太原市，1982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在山西晋中教育学院教英文。1994年获美国卡罗里达州大学英文硕士学位。相继又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生院东亚系中文系硕士学位。现在美国。

1970年9月15日

就从这里开始。外面正在下雨。我望着枫树，有几片叶子已呈现黄色。鸚鵡庞鵡在自言自语，雨水轻轻地敲打着窗子。几周以来我第一次独处，又拾起了我真正的生活。说来也奇怪，朋友、热恋都不是我真正的生活，惟有独处，在这独处中探究、发现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了的才是我真正的生活。缺少干扰、没有关心和气恼，生活会变得乏味。然而，只有当我独处，环视这屋子，重温旧时和它的谈话，我才充分品尝到生活的滋味。

桌子上有几枝粉红色的小玫瑰花。奇怪，秋天的玫瑰花看上去常显得悲哀，凋谢得早，花瓣的边缘会显出冻伤的颜色，而这些玫瑰花却粉红得可爱、鲜亮、令人咏叹。壁炉台上，日本花瓶里，两枝白色的百合花弯曲折回，栗色的花粉粘附在花蕊里，一堆芍药叶变成了奇怪的棕粉红色。这束花很优雅，日本人管它叫“shibui”（优雅）。独处时花才显得可见，我可以留意它们，感到它们的存在。没有花，我不能生存。为什么这样说？部分原因是它们在我眼前变化着，它们的生存只有几天，这使我与过程、成长、消亡紧密联系着。在它们的运动中我浮流着。

周围的气氛是协调而美丽的。这也使我再次独处时感到恐惧。我感到一种不适。我开创了一片天地，一片冥

想的天地，我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吗？

写日记是一种方法。长期以来，与另外一个人的每一次会面都是一种冲突。我感觉太多，敏感太多。甚至最简单的谈话，我都会回味得精疲力竭。而最厉害的一次冲突一直使我不能自拔，折磨他人，也折磨自己。我所作的每首诗，写的每本书，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寻觅自己的思想，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我所发现的并不能使我改变。我像一台不胜任的机器，在关键时出了故障，戛然而声停止：“不行了！”或者更糟，迁怒于有些无辜之人。

《种梦根深》的出版结交了许多朋友。人们喜爱这本书，因而称我是一位亲密的朋友，这就比较难以作复。我开始无意识中认识到这本书造成了一种错觉。我这里生活中的痛苦，因它而起的恼怒，很难提到。但愿现在我能穿破岩层，进入最底层，那里狂啸怒吼永不息止。我独自处，大概不为什么，为的是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有一种气质，我本来可以利用，可从来也没有学会去利用。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阴雨天，或者贪杯太多都会影响我的情绪。我需要孤独，同时又有一种恐惧。突然进入一种巨大的空虚寂寞中，如果找不到支撑，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心情变换无常，早晨起来后是天堂，一小时后就到了地狱。惟一保持生机的是强使自己遵循常规。我写信过多，作诗太少。表面上这里也许是沉默的，但在我内心深处却是人的呼喊，充满了太多的需求，希望和担忧。每次坐下来，“还没做”、“还没送走”总缠绕着我。我常感到疲倦，但不是因工作而起（工作是一种休息），

而是在怀着清新与热情工作之前，努力排除他人生活与需求所引起的。

9月17日

内心世界又裂开来。写不了几张就又陷入沮丧中。天气也不帮忙，乌云笼罩阴雨连绵了两天。我痛快淋漓地哭了一场。这恸哭是由于失望、压抑的愤怒自然而来的。昨日醒来心情如此低沉以至到八点以后才起身。

开车到新惟一神教派教堂朗读诗歌。教堂坐落在布拉特伯罗。一路上心情厌倦又有些惧怕。如何去唤起激昂？我准备了一些宗教诗歌，是从早期到还未出版的书中选来的。我觉得情况还可以，至少没出现什么灾难。然而我有一种感觉（也许我错了），那些聪明善良的人们聚集在一间大屋子里，望着窗外的松树，实际上他们并非在想上帝，想它的灵的出现与灵的隐退（许多诗歌都提到这一点）。不论哪种情况都令人发怵。

回来的路上探望了珀里·科尔。他是我亲密的老朋友，快不行了。他与妻子分居，前不久才从狄更斯养老院被送到一所看上去好得多的养老院。他身体的轮廓一天天清晰可见，只剩一副或者说接近一副骨架了。握着他的手，我都担心骨头会折。然而我们现在真正的交流也只能是握手相拍了（他的听力已不行）。我想抱起他，像抱婴孩一样抱起他。他在可怕的孤独中面临着死亡。每

次见到他他都会说：“太难了”，或者是“没想到就这样完了”。

环顾周围这个地方，随处可见他的足迹：他修整的那棵小树依靠着一块儿花岗岩石，处在整个牧场的中心。为我而开的那块阴凉地是他在这里工作的最后几天里完成的。修整出来的石墙把我的住地与教堂隔开来。再过来是一片灌木丛。从石头墙到灌木丛这块地他一年要修剪清理两次。现在这片灌木丛又是杂草丛生了。这些事都要一遍又一遍地做，需要珀里这样顽强的人。我自己是从来不敢想像能做这些事的。我们共同珍惜这块地方，共同努力使这块地方看上去和谐美丽。

我可以想见，珀里在这里最后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轻松的。和他在农庄时的艰辛相比，这里的工作像一种游戏。在这游戏中，他充分施展了他的专长技能。对于我的无知他是那样喜欢取笑！

当他割铲修剪时，某种程度上我也在桌前劳作着。我们彼此对这种相伴心照不宣。如果我有时间去他那里逗留的话，中午时间便成了我们相互期盼的时刻。他坐在厨房里的高脚凳上，和我一起饮一两杯雪莉酒，说道“话归正题”，然后讲给我听他一上午都在杜撰的、令人难以相信的故事。

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奇怪。他对我的生活实际上几乎一无所知。然而，通过所有的交谈，我们彼此认识到我们是一类人。他喜欢我的发脾气正如我喜欢他的发脾气一样。也许这只是部分原因。更深刻的是一种理解，而不仅仅是本质相似。甚至在这最后的艰难孤独的死亡时刻，

他仍然保持着格外的尊严。我希望有什么办法能使这个过程变得容易一些。不忍心他就这样死去，我怀着苦涩怨恨的心情离开了他。“我知道，但我不去改进，也不屈从。”

收到一封十二岁孩子写的、附着诗歌的信。她母亲催促她征求我的意见。这孩子的确有些慧根，是可以指点一下的。但麻烦的是现在有许多人还没学会一门艺术，却喜欢得到称赞、认同。即刻成功是时下的规律；“我现在就要”！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机器引起的腐败后果。机器做事迅速，超越平常生活节奏。如果开车第一下启动不灵的话，我们便会发脾气。现在我们仍然能做的事情，像烹调（尽管有电视便餐），织毛线，种花弄草，总之任何不能仓促而办的事情已所剩无几。而这些事情是具有特殊价值的。

9月18日

隐居的价值——价值之一——当然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缓冲内在的冲击，正如没有什么可以协调特殊情况下的紧张与压抑。热心的阿诺德·迈纳来倒垃圾，与他片刻的闲聊或许使内心的风暴多少平静一些。但是风暴，痛苦得正如此时一样，大概有它自身的真谛。所以有些时候，你干脆忍受一段压抑的时间。如果你能熬过这段时间，留心它的袒露与需求，你会得到一种启迪的。